

四庫全書補正工作之回顧與前瞻

吳哲夫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內容提要〕四庫全書載籍浩博，固有取檢使用之便，然其著錄書受修書當日之種種限制，亦多所缺陷。國立故宮博物院以所藏原本及其配件弘富完整，為復原文獻真貌，提昇史料價值，用供學林資參，乃為之進行補正。惟以傳存古籍具有版本異同之複雜性，且分藏零散，整合至屬不易，補正工作甚難一次臻於醇美，為使各界對本次補正得失有所瞭解，因有本文之撰寫。全文除客觀性回顧清四庫館臣修纂功過外，對補正過程及成效以至困難處，有詳實之報導，同時又檢討所有得失，以期待於來者有所續成。

一、前言

《四庫全書》薈萃我國古代典籍於一堂，至少具有：集中歷史文獻、傳存珍貴史料、系統的排列群書、提供研究者的方便等多項學術意義。故自其成書之後，即倍受學林各界推重，而學林也在愛深責切下，不斷從事於有關《四庫全書》方面的探討，「四庫學」因此形成學林一門新的研究領域。

回顧過去各界思索探研的「四庫學」，泰半偏重於修纂始末、思想歸屬、教化功能、版本依據、是非功過、價值評量、群書的部次、分類的情況、學術的影響、以及與《全書》有關的禁書、續修等等問題的探求，至於對四庫著錄書文字內容是否傳真存實，則少見述及。究其原因應該是清代時期，由於該書係朝廷欽頒，具有不可冒犯的學術權威性，自然少人著墨。民國初年，威權性雖然已見消失，卻因動亂頻仍，原書深置高閣，披覽不易，縱然有心探究，往往也只有遊走於《全書》的外圍問題，直接切入其著錄書的機會不多。直到四庫珍本及文淵閣本《全書》、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相繼影印出版，四

庫各著錄書因化身千百，分藏各處，取檢容易，《全書》內容的種種缺陷，紛紛湧現，訂訛補闕的工作，終於浮出。但礙於文字比勘工作的繁瑣枯燥，及《全書》卷帙的浩博，有關《全書》考校方面的進展，還是有限。迄今所知，見諸文字發展者僅有：阮廷焯先生之訂補《春卿遺稿》、《晏元獻遺文》及《孫復明小集》，【註一】謝佩芬先生持紹興本《白氏長慶集》校讀四庫之著錄本，【註二】黃寬重先生以程秘《洺水集》為例，檢討四庫本得失，【註三】及樂貴明先生的《四庫輯本別集拾遺》【註四】等寥寥數例而已。

目前收藏《四庫全書》及其相關配件最齊全者，當推國立故宮博物院。十數年前，該院在學術界殷切盼望下，將文淵閣本《全書》及摘藻堂本《薈要》提供書商影印【註五】。《全書》出版後數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見於文史界利用其書者日眾，而《全書》雖有《總目》及《簡明目錄》，也僅能幫助尋檢其著錄書而已，對於《全書》龐大資料內容的查檢，功效有限。於是撥出專款，成立索引編修小組，進行《四庫全書索引叢刊》之編纂。歷經六年，先後完成《四庫全書》之《傳記資料索引》、《文集編目索引》、《藝術類分類索引》。【註六】這幾部《索引》的完成，確為使用《全書》資料的人士，開啓了簡便的大門，而其編輯工作，也是《全書》問世後，規模最大又最具意義的整理《全書》工作。

《四庫全書》、《全書薈要》的相繼影印出版，以及幾種幫助檢尋其中資料的工具書之先後完成，確實發揮了《全書》的文獻效益，但許多利用者對其中若干資料上的缺陷，猶感茫然與無奈。國立故宮博物院由於典藏完整，為珍視文物文獻的

【註一】：《春卿遺稿》訂補見於《大陸雜誌》第七十卷第二期；《晏元獻遺文》訂補見於《國立編譯館館刊》第十四卷第二期；《孫明復小集》訂補見於《大陸雜誌》第七十一卷第六期。

【註二】：《白氏長慶集》紹興本與《四庫全書》本校讀，發表於書目季刊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註三】：《四庫全書》本得失的檢討——以程秘的《洺水集》為例，發表於《漢學研究》第二卷第一期

【註四】：《四庫輯本別集拾遺》一九八三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註五】：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民國七十二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民國七十四年由世界書局影印出版。

【註六】：該三部索引於民國七十八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陸續排印出版。除此三部索引外，尚有《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索引》之編纂，於民國七十五年由商印印書館出版。

周全完備性，乃鼓勵同仁，進行《全書》補正工作，就所能覓得《四庫著錄書》之傳世相關雍正朝以前諸版本，持之與文淵閣《全書》本比勘，將《全書》偽誤脫漏之資料分別輯出，匯成專冊。歷經五年，是項工作粗具完成，經部、史部方面已輯印出版，【註七】子集二部，於草稿整理後，也將分年印行，茲將執行過程略作報告。

二、四庫館臣整理典籍的回顧

清高宗藉「稽古右文」的美名，進行空前文化文獻的大整理，其所期待於《全書》的是：「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註八】為使這項鉅大文化工程能夠順利進行並維持一定的成書水準，特網羅當時一流名學者並成立四庫全書館，做為專司權責機構。《全書》編修重點工作是一方面選定著錄書與存目書；一方面進行《總目》的編纂。《總目》因不在本文範圍，不加討論。至於選定圖書的標準如何？又如何進行繕繕的工作？亦不在本文範圍之列。大家都瞭解《全書》之所以需要補正，必然因為有所缺陷。然而必需特別申明的是，任何古籍，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各版本間多少總有些瑕疵，如何取長補短？使文獻資料臻於美備，應該是學林的共識。四庫館臣集一代學術菁英於一堂，其編纂《全書》時，對古籍的問題一定有所考量，並訂出妥善的應對之道，只是因為《全書》卷帙浩繁，又受修纂時間的限制，同時藏書的利用也有所局限，而清室又有特殊的一套文化政策，以致造成了《全書》的不夠完美。今日吾人固可以對《全書》內容有微辭，但若全盤否定它的文獻價值，或輕蔑館臣投諸的心力貢獻，便有失公允及客觀。在本文之前願就當日四庫館臣整理群籍所留意的幾項重點，略加陳述，既用之以印證《全書》有其獨特的長處，也藉以說明傳存古籍難免存留許多問題，而當日館臣補救的方法，也正是今日我們從事《全書》補正工作許多值得取法的地方。

1. 考校文字錯誤

【註七】：民國八十四年十月由台灣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

【註八】：《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影印，卷九六八，第二十冊，頁一四二。

傳存的古籍，無論傳鈔或傳刻，均出自人爲，既出於人爲，難免產生誤失。四庫館臣爲使古籍文字錯誤減至最低，曾訂定改正之獎勵辦法。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正總裁永瑤即建議：「添設功過簿以專責成也。……如校出錯字，即飭隨時補改，並查所錯之字，如係照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又說：「若能將原本訛誤之處，校正簽出，精確得當者，每一處記功一次。」【註九】鼓勵修書館員改正古籍訛誤的美意固然良善，但因修書工程浩大，抄繕工作又繁複，以致成效不夠徹底。所以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高宗曾指責說：

「四庫全書處進呈抄錄書本，朕連日偶加繙閱，檢出外漏處不一而足，其中實係錯誤者，過失固不待言，即原文傳寫舊訛或文義不順，既有加簽改識之例，何不逐條舉出，概以輕心掉之耶？」【註一〇】

2. 慎選古籍版本

一部傳存的古籍，往往有各時、地不同的版本傳世，而各版本間，也常有互相差異的現象，如何選擇其中善本著錄？始終是四庫館臣編修的準則。所以在《總目》凡例中即明示：「諸書刊寫之本不一，謹擇其善本錄之」，及「增刪之本亦不一，謹擇其足本錄之。」例如梁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三卷本，有明王世貞刊本及嘉靖乙未袁褫刊本兩種版本傳世。王本於注文多所刪節，不若袁本係據宋陸游本翻雕的完整，所以全書依據袁本著錄，並於《總目》中詳細說明：「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爲王世貞所刊，注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爲袁褫所刊，蓋即從陸本翻雕者，雖版已剝敝，猶屬完善。」【註一一】又如晉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有北宋呂大防刊本，南宋嘉泰間又有李奎刊本。以兩本之卷次及內容互有錯雜，問題極多，四庫修纂時此書僅見影寫李奎本、《漢魏叢書》本、及《古今逸史》本等三種版本，後二者皆不全，缺卷十上及卷十中二子卷，但較影寫本多張佳允所補的《江源常氏士女志》一卷，館臣因據影宋本補足，並附以張氏所補的一卷，使之成爲足本。【註一二】

【註九】：《辨理四庫全書檔案》，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出版，民國二十三年，上冊，頁二十。

【註一〇】：同前註，上冊，頁三十二。

【註一一】：《四庫全書總目》，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影印，卷一四〇，冊三，頁九四〇。

3. 校訂並補正訛脫

古籍往往因原書卷帙散佚，或刻寫者的輕心及個人的好惡，影響到文獻的存真性。四庫館臣針對此等問題，除前述重視錯誤字的改正之外，對著錄書往往進行校勘，就文句有無脫漏，篇次是否顛倒，給予補正。例如漢揚雄《方言》一書，由於文字古奧，訓義深隱，爭議性很大，以致造成斷爛訛脫，幾不可讀，尤其是經過明人的妄行改竄，顛倒錯落更甚。館臣乃以歷代古注及類書等資料進行校補，還其舊觀。據《總目》說：「是書雖存而實亡，不可不亟為釐正，謹參互考訂，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刪衍文十七字，補脫文二十七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併逐條爰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庶小學訓詁之傳，尚可具見崖略。」【註一三】《全書》類似此項校正工作，所得成績相當可觀，後來並輯成了《考證》一書，有百卷之鉅。

三、四庫全書缺失舉證

前述館臣所投諸於古籍整理的心力，雖確為傳存古籍提昇了不少文獻的價值，也給予學林頗多貢獻。但《四庫全書》涵蓋古籍如此廣博，又受到當日所能利用藏書的限制，其無法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乃是必然之事。何況《全書》採人為抄繕成書的方式，既難期其不再滋生錯誤，加上清室借修纂大書的機會，進行不利於其統治文字的審查，並藉刪削竄改書中內容，以達成其所謂「垂範方來」、「成千秋法鑑」的目的，更造成《全書》許多嚴重的弊端。《全書》需要補正，即因其中內容有種種的不是，茲略就《全書》最嚴重的缺失情形加以探討。

1. 脫漏訛誤不一而足

《四庫全書》雖係叢書，但為求其首尾一貫，乃採人工抄繕成書方式。既出於人為，且卷帙多，費時又久，人員龐雜，難免造成疏失。就今所見，除魯魚亥豕走筆之誤外，漏行缺卷，文字倒置等等現象，實常見於各書冊中。茲為節省篇幅，不

【註一二】：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卷六十六，冊一，頁四二五。

【註一三】：《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卷十四，冊一，頁八二〇。

舉書中之實例，謹引述若干則辦理《全書》之原始檔案為證：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上諭：

今進程已經繕成之薈要，各卷內，信手繙閱，即有錯字二處，則其餘書舛誤者，諒復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難期善本。

【註一四】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 日館臣奏云：

昨蒙發下《鐵網珊瑚》四本，卷一、卷二、卷十一、卷十二前後重複，查四庫全書訛字定例，分別記過，交部議處。【註

一五】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紀昀奏點查文津閣的結果曰：

共查出騰寫錯落字句偏謬者六十一部……漏寫遺書八部，繕寫未全者三部，僞本抵換者四部，排架顛倒者四十六部，匣面錯刻、漏刻及書簽誤寫者，共三十部，謹分款開列清單，恭呈御覽。【註一六】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上諭：

文溯閣全書訛謬甚多，且有脫寫全卷者，皆原辦各員校辦草率所致……總校王燕緒、吳紹濬，分校李斯咏，除罰令校書外，仍著交部從重議處，以示懲儆。【註一七】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日紀昀奏曰：

文津閣六千餘函，現俱勘完歸架，所有勘出從前詳校各員，遺漏未簽之處，逐條造具清單，修補完成。其中缺頁、缺卷及成部、成卷應行換寫各書，並查出他本抵換書三種，請照從前《性理大全》、《史記正義》之例賠寫。又提要有任意

【註一四】：《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前引書，上冊，頁十八。

【註一五】：同前註，上冊，頁九十三。

【註一六】：宮中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紀昀奏摺。

【註一七】：方冊上諭檔，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編號〇〇四〇四。

刪節、改竄及遺失私撰各篇頁，並請先交武英殿官為換寫。【註一八】
從以上幾片奏摺中，應可概見四庫館員因輕忽職務，所造成《全書》嚴重缺失的情況。

2. 政策考量造成資料嚴重失真

清人以外族入主中原，忌諱極多，對於典籍中不利其統治或詆蔑外族的文字，始終如芒刺在背，不拔除不快，乃藉修大書的機會，一方面誘出「忌諱字面」的藏書，一方面進行古今所有著作的檢查。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五日曾頒諭：「若見有詆譏本朝之書，或係裨官私藏，或係詩文專集，應無不共知切齒，豈有尙聽其潛匿流傳，貽惑後世……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既行撤出銷燬。」【註一九】足見四庫全書修書處，兼負有審查全國圖書內容的任務，同時又訂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做為執行的依據。從《全書》著錄書中，發現對「違礙文字」的處理方式，約有：

(1) 改易文字

四庫館臣對於書中不適不妥的文字，均巧妙的予以改易。如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中李右座：「從來四夷八蠻分爲左衽矣」句，改爲「從古以來賢才屈抑多矣」。【註二〇】又如元陳則通《春秋提綱》卷一齊晉伐鄭章：「獨惟一鄭焉耳，鄭於春秋，其關於中國夷狄盛衰之變，豈淺淺哉！」句，將「中國夷狄」四字改易爲「一時伯樂」。【註二一】

(2) 刪削字句

四庫館臣有時對某些忌諱文字懶於改易，往往逕將忌諱之文字予以刪削。例如：唐張肅《唐新語》卷十四「多著幕羅，雖發自戎狄而全身障蔽。」四庫本將「雖發自戎狄而」六字刪削，又將稍後之「幕羅始絕」句下「開元初，宮人馬上始著胡帽，眺妝露面，士庶咸倣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註二二】一大段文字全部刪除。

【註一八】：同前註，編號〇〇一五一。

【註一九】：《辦理四庫全書檔》，前引書，上冊，頁三十一。

【註二〇】：《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影印，冊一〇五三，頁五八七。

【註二一】：同前註，冊一五九，頁七六〇。

(3) 抽燬

四庫館臣認爲整篇文章有不當存留者，往往將全篇撤出，不予著錄。如明黃訓所編的《皇明名臣經濟錄》刪除的文篇，計有：

卷六 丘濬 審機微、正朝廷

馬文什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宋端儀 彭韶行狀錄

楊守陳 請講學聽政事

卷十九 霍韜 題泰和伯襲封疏

羅倫 扶植綱常疏

王恕 論奪情非令典奏狀

卷二十 丘濬 貢賦之常一、貢賦之常二

卷二十六 王鏊 論制科

卷二十七 何喬新 題禁治異服異言事

卷三十二 王安 襲替功次疏

卷三十八 于謙 爲關隘事

卷四十五 丘濬 總論制刑之義

尹直 論條例

上表【註二三】所列各文，內容或因涉及邊夷，或過分彰顯明代帝業帝德而被刪削，其數量甚爲可觀，造成《全書》部

【註二二】：同前註，月一〇三五，頁三七三。

【註二三】：係按明嘉靖三十年原刊本校勘。

分著錄書的不完備。

(4) 抽換篇章

四庫館臣遇到無法將部分文字改易之處，有時索性另偽造一篇文字，替代原有之篇章。例如宋莊綽《雞肋編》中，有《孔子宅》一文，敘述金人南侵時，經過山東曲阜孔子的老家，指著其處大罵：此為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的人，於是放火燒屋。文中記載金兵暴行甚多，館臣為泯其跡，刪去全篇，另杜撰了一篇敘述孔子世系的文章來補其位。【註二四】

從以上的例證，充分證明清室修纂《全書》時，頗受政策的影響。許多被列為全燬之書，固不能著錄留存，而不少收入《全書》中的著作，往往則視文字違礙的程度，輕則改易，重則撤去部分篇章，既破壞了原著的精神，也損傷到一部著作的完整性。

3. 版本異同考覆不實

古今圖書，迭經傳抄傳刻，致一部書，往往有若干異同版本傳世。四庫全書修纂時，其用以繕錄之圖書來源約有：內府所藏、各省採進、各官員家藏進呈等管道。而當時內府所藏或由外面採進之書，未必盡能網羅各書所有之版本，乃理之必然。例如唐權德輿之《權載之文集》，四庫收錄的是明嘉靖二十年劉大謨序刊的十卷本，但此書全文是五十卷，四庫館臣即未見到。又如明福建莆田人氏柯潛的《竹巖集》，四庫全書著錄的是三卷本，事實上還有十二卷本傳世，今日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中即藏有明光澤堂鈔本《竹巖集》十二卷。兩本在卷數及內容上，相去甚多，四庫本凡收柯潛詩一〇二首，文四十三篇，而光澤堂鈔本則收柯氏文一二八篇，但不收柯氏詩作。兩本所收文篇，相雷同的僅二十六篇。是知光澤堂鈔本足以補四庫本《竹巖集》文篇之不足者，達一〇二篇之多，已超過四庫本柯氏文篇一倍以上，可見在版本問題上，四庫全書尚有待加強。【註二五】

【註二四】：昌彼得撰《談善本書》，收在其所著《版本目錄學論叢》，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頁十三。

【註二五】：吳哲夫撰，柯潛及其竹巖集，故宮學術季刊，第五卷第三期，頁八十七。

此外，由於四庫全書修纂工程浩大艱鉅，因此對古今著作所存在的版本問題，甚少能予妥善解決。例如《東坡全集》收錄「醉鄉記」一文，《總目》雖曾云及：「睡鄉、醉鄉記，鄙俚淺近，決非坡作。」【註二六】但還是將此等文篇收入《東坡全集》。而四庫全書別集類中之唐王績《東臯子集》，亦收有「醉鄉記」，內容與《東坡全集》所收完全雷同，但館臣並未考知。

4. 選書態度不夠客觀公正

四庫館臣對於著錄書的選擇有「權為去取」的權力，但礙於政策的考量，及當時學術的環境，並未完全做到客觀公正，其原因不外受到下列幾項因素的影響：

(1) 堅守尊經崇儒的衛道觀念

《全書》充滿了「儒藏」的用意，因此收錄圖書以「羽翼群經」能弘揚經史者為主。但又為了顧及《全書》是一部「綜群書的淵海」的鉅製，雖也表現了豁達的心襟，於《總目》凡例明示：「文章流別，歷代曾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於儒籍以外也有收錄，卻又不能違背清高宗「百家近正言方取」的旨意，所以《總目》凡例中又規定「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培擊必嚴，懷詐挾失，熒惑視聽者屏斥。」「宋人朱表青詞，亦概從刪削。其綺聲填詞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音，張可久之小山小令等，臣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為錄存，並蒙皇上指示，命從屏斥，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繩墨，去取不敢不嚴。」【註二七】不但李贄《藏書》，《李溫陵集》等等著作因非聖無法見拆外，部分收錄的圖書內容也不夠完備。

(2) 貴古賤近

《全書》雖浩博，但到底有其一定的容量，否則望洋無際，難期其有成。四庫既有一定的規模，必不能網羅古今所有著作，因此其在擇錄圖書方面，時代的遠近，有其特別的考量。總裁于敏中曾致函總纂官陸錫熊說：「舊書去取，寬於元以

【註二六】：《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卷一五四，冊四，頁一三八。

【註二七】：本節所引，均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前，嚴於明以後。」在《總目》別集類類敘也明言：「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薙彌嚴，非曰沿襲恆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珠璣並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註二八】其實不僅別集類嚴守貴遠賤近的原則，其他部類均復如此。

(3) 排拒民族思想有關方面的著作

四庫館臣對敏感之政治性問題圖書，都加排斥，尤其對待有所謂民族大義內容的著作，或有嚴重誣蔑漢外民族的圖書，都不予收錄。例如錢謙益、屈大均、金堡、呂留良、王錫侯、徐述夔、卓長齡、戴孝移、戴昆、孔繼紛、尹嘉銓、李清等人的作品都因政治性問題，全部受到嚴禁，而任何著錄書中，只要涉及以上諸人的一切文字，也必需撤出燬棄。更有甚者的是，清高宗不止一次說到：「如劉宗周、黃道周等，立身行己，秉正不回」，「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註二九】但此等人士如黃道周的《石齋藏》、《解齊環》、《解遼環》；熊廷弼的《按遼書稿》、《經略疏稿》、《按遼疏牘》、《經略書牘》；左光斗的《左忠毅公奏疏》等等著作，都不收錄。蓋因其書或語涉邊務，或多大義凜然之辭，因而被摒斥於《全書》之外。

除以上幾項之外，其他如館臣比較傾向漢學，而疏遠宋學，以及尊崇官書而壓抑私人撰作等等態度，或多或少也影響到選書的公正性。

四、補正工作的回顧與檢討

四庫全書戴籍廣博，在古籍日漸散亡的今天，其成爲我國傳統文化至珍至貴的寶藏，應不容置疑。我們爲了愛護珍惜，如何匡正其中所不足處？使之更臻於完整美備，充分發揮文獻傳世的意義，相信也是學林所共有的祈盼。匡正的方式，便是針對其中缺陷，爲之補足，爲之改正。所以《全書》補正計畫的架構，建立於：

【註二八】：《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卷一四八，冊五，頁二九三二。

【註二九】：參見拙撰《四庫全書史部奏議類圖書著錄之評議》，收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建館七十八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論文集，頁一四五。

1. 匡正《全書》繕寫時所造成種種資料上的錯誤。

2. 補足其中脫漏不全的文字資料。

3. 恢復被館臣竄改文字的原貌。

4. 續修《全書》，凡四庫失收而極具價值之圖書，仿《全書》體例再編一套大叢書。

基於以上各點，並為促其實現，「補正」先必需從事以下兩項工作：

1. 調查古籍傳存之現況，確實掌握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源。

2. 有足夠之經費及人員，以完成資料之集中，及執行有關各項編修工作。

國立故宮博物院補正《全書》的工作，即針對這兩項需求，而由圖書文獻處草擬計劃。經向行政院呈報，獲得同意及撥款後，便由處中同仁負責執行計劃。第一年完成中外傳存漢籍之調查，並按四部分類法編成目錄。

有了傳存古籍專目可資參考後，何處有何種資料已見分曉。廣續的工作，便是進行《全書》著錄書的核對，爲了不耽誤時間，乃將工作重點分由兩方面執行：

1. 向中央圖書館及日本漢籍收藏單位，購買故宮所未收藏之相關資料微片。

2. 先就故宮已收藏之有關清乾隆朝以前諸版本，發由同仁進行校勘文淵閣本《全書》之著錄書。

由於故宮圖書文獻處同仁有限，又各有固定的職位工作，無法全力分身，因此，部分人力商借自各鄰近大學文史研究所學生。至於校勘的重點，大家取得一致的共識是：

1. 收錄《全書》刪汰的原書序跋及目錄

《四庫全書》於著錄書，或爲節省篇幅，或因序文及目錄無關著作內容，往往將序跋及目錄或附圖等等資料加以刪汰。

茲以原書序跋諸文，往往具有相當文獻參考價值，而目錄對一書的檢索也甚爲重要，例如《歐陽文忠公集》共五十五卷，四庫本不附目錄，查尋其中資料極其不便，因將原書序跋及目錄等資料加以收錄。

2. 補足《全書》中的脫文

針對前述《四庫全書》繕寫時所造成的漏抄，或當日所依據之版本有所遺佚，而未經館臣發現者，予以補足。例如明姜寶《春秋事義全考》卷十四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章」，四庫本止於「人之惡自見矣」句即告結束，實不全；又同卷「大蒐於昌間」章，四庫本於章名之下並無注文，而注文後之「胡注」也未收錄，故亦不完整，凡此並均依明萬曆十三年崇一陽刊本予以增補。【註三〇】

3. 補全《全書》中的闕文

前述《全書》的脫文，純係謄錄人員有心或無意所造成的，而《全書》中的闕文，則完全因修纂時持用的底本本身即有殘佚，當時或因館臣疏懶未用他本校補，或因無法覓得其他版本來補足，所以在《全書》中標「原闕」二字，並予以空行，以示原本不全。凡此之處，本次補正，只要有所依據，均予以補全。例如元許謙《讀四書叢談》一書，四庫本據殘帙著錄，並於《總目》中說：「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已全闕，亦非完書。」【註三一】本次補正，據前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舊鈔本補全全書。【註三二】又如宋陳暘《樂書》二百卷，其中卷四十六，四庫本但標「周禮訓義·春官·大師」章，並注「原闕」二字，本補正據元至正七年是書之刊本補全全卷文字。【註三三】

4. 更正《全書》中的錯簡或誤抄

四庫本亦有筆誤或因襲底本誤處的現象，本補正對此等缺陷，均加以更正。如宋郭允蹈《蜀鑑》卷六「梁天監四年，魏統軍王足進攻涪城」章「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句，【註三四】四庫本明顯將「什二

【註三〇】：由於《全書》本遺漏文字不少，為節省篇幅，不擬加以抄錄。請參閱《四庫全書補正——經部》，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四年出版，頁四五九。

【註三一】：《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冊一，頁二七二。

【註三二】：同【註三〇】，頁五七三—五九五。

【註三三】：同前註，頁七七九。

【註三四】：四庫全書，前引書，冊三五二，頁五三七。

三」誤抄爲「梁州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流」，因依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改正。又如明董說《七國考》卷八燕器服之「召公尊」條：「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駢駢眾多」句以下之文【註三五】四庫本錯入「銅鼎銘墓」條「酉陽雜俎載齊景公墓在身」句下，而卷十楚喪制之「以書葬」條「相傳是楚武王塚」句下之文，【註三六】又錯入「召公尊」下，亦均按現存抄本更正。

5. 補正違礙文字

清室爲政策考量，將《全書》著錄書之文字，或刪削、或改易，本補正工作，均予恢復原貌。例如：元陳則通《春秋題綱》卷四「齊晉伐戎」章之一段文字「嗚呼！戎狄之患，自古然爾，至正名之書春秋，紀戎之事不如紀狄之事爲詳。戎之事，在春秋之始，狄之事，在春秋之中，其名蠻，陸渾之類。」【註三七】本補正據通志堂本恢復原文爲「自古然爾，蓋北狄之性，殘忍悍驚，尤甚於戎，其爲中國患亦甚於戎。春秋正名之書，於戎曰山戎、北戎、姜戎、雒戎、戎蠻、陸渾之類。」又如宋胡安國《春秋傳》卷一之「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丘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堂」等三章，四庫本均因語涉違礙而不錄，本補正據四部叢刊宋本予以補全。【註三八】

6. 據各種版本補足四庫本

以我國古代著作之繁多，而各種圖籍傳世版本又甚爲複雜，四庫全書修纂之時，必不能完全掌控所有群籍。以是《全書》常有遺珠之憾，也常有許多版本不足的地方。例如唐權德輿《權文公全集》四庫本依據明嘉靖二十年劉大謨序刊之十卷本著錄，當時館臣已查知並非全帙，所以在《總目》中說：「然則德輿全集，康熙中猶存，不識何以今所傳者皆楊慎之殘本。」【註三九】但因無法覓得全本，只好據十卷本臆錄。今中央圖書館藏有五十卷本，本補正因據以補足。又如元劉因《四

【註三五】：同前註，冊六一八，頁九一六。

【註三六】：同前註，冊六一九，頁九三〇。

【註三七】：四庫全書，前引書，冊一五九，頁七八九。

【註三八】：同【註三〇】，頁一五七。

【註三九】：《四庫全書總目》，前引書，卷一五〇，冊四，頁四八。

《書集義精要》、《總目》也說：「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並久缺佚，已非完帙。然朱彝尊《經義考》注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篋之僅存者，不以殘缺病也。」【註四〇】今故宮博物院藏有是書三十六卷全本，亦據以補全其不足。

《四庫全書》補正工作，大體情況已見上列文字報導，但因《四庫全書》著錄書的浩博，而傳存於世的各書版本，又散見中外各地，不容易取得，同時又局限於經費、人力及時間，故補正工作，雖略具初成，但距理想則尚為遙遠，茲將本次補正工作，檢討如後：

1. 僅作核校，未加詳細考證

本次補正，僅作核對的工作，至於對四庫本若干錯字以及行文之訛誤，均未詳加考訂。

2. 採用傳世版本不足

因限於經費、人力及時間，補正工作雖曾進行傳世古籍的總調查，也明知同一種四庫本著錄書有多種版本傳世，但僅用其中一種易見易得之版本進行核對，未能普及其他諸本。

3. 無法全部取得相關資料

許多四庫本著錄書，明知有清雍正朝以前版本存世，但無法取得其資料。例如元王元杰《春秋讞議》一書，日本靜嘉堂有影元鈔十二卷本，較四庫本溢出三卷，雖曾提出微捲拍攝申請，但未獲其同意，無法進行核校。又如明高攀龍《春秋孔義》一書，大陸有明崇禎十三年秦峒刻本，但因補正工作進行時，兩岸尚多隔絕，無法利用到大陸地區的資料。

4. 未善用類書、叢書等相關資料

部分四庫著錄書已成傳世僅有的孤本，雖無法取得其他版本進行核校，但應有類書等相關資料可資參考，唯因本補正工作限於人力及時間，未作是項功夫。另有部分四庫著錄書，雖無傳世雍正朝以前之版本，而僅散見於乾嘉以後許

【註四〇】：同前註，卷三十六，冊一，頁七二六。

多叢書之中，本補正均未利用其書，是因其為乾隆以後之本，其實猶應考訂原叢書是據何種版本著錄，如其子目書之版本早於四庫修纂以前，則應予利用。

5. 未進行續修《全書》的工作

就補正工作而言，補的功夫應有兩項工作，一為補四庫著錄書之不足，一為補四庫應著錄而未著錄之書。此次補正，為限制規模，僅做前項工作，後一項則未付諸施行，期待來日予以完成。當然補四庫未著錄書的工程至為鉅大，不易盡其全功，但可分期或分類目續成之。

五、結 論

《四庫全書》最大的貢獻，應是集中古籍精華，方便保存及利用。古籍之所以珍貴，貴在能反映文化歷史的真相。四庫著錄書既在文字內容方面有所缺陷，為免貽誤後人，進行補正，使其文獻史料更臻完整完美，實為極具意義的工作。但《全書》浩博，必非一次之補正，就能盡其全功，因提出以下建言，做為本文結尾，亦藉以期待於來日。

1. 四庫學的研究，糾繆補闕，僅是其中一環，如何從文化角度，深入瞭解《全書》及《總目》，亦甚重要。近人周積明先生《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楊晉龍先生《四庫學研究的省思》等著作所提出的問題，值得參考。

2. 《四庫全書》補正工作，已邁出大規模整理《全書》的首步，但距理想，尚多路程，有心人士，值得續成，可再出版《續編》或《三編》。

3. 從文化發展史的角度觀察，《四庫全書》是我國文化進入明清高度成熟的產物。如今時代又邁向另一文化階段，類似《全書》的大規模總結傳統文化工作，值得著手進行。而其重點可擺在：

- (1) 四庫未發現之明代以前著作。
- (2) 被衛道者輕視之小說戲曲等非儒家作品。
- (3) 被清人禁燬之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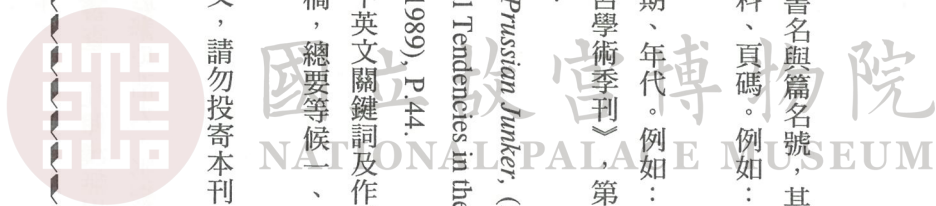
(4)《四庫全書》修纂以後之新撰著作。當然，爲求其有成，對上列之書應加審查，凡俚淺無用之書可加限制。至於《百部叢書》或正在輯印中的《四庫存目書》已收錄者，可考慮剔除，以免工程過於繁瑣浩大，影響全局。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本刊通告

- (一) 本刊自十六卷一期起劃一註釋所用書名與篇名號，其規範如下：
 - (1) 中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資料、頁碼。例如：江兆申《關於唐寅的研究》（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民國六十五年），頁二十三。
 - (2) 中文論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年代。例如：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民國八十六年冬季，頁六三至一〇二。
 - (3) 英文專書、論文亦同上例。例如：
專書：F.L. Carstern, *A History of Prussian Junker*, (Hampshire: Scholar Press, 1989), pp. 20-22.
論文：Max Weber, "Developmental Tendencies in the Situation of East Ruari Laboures", in *Reading Weber*, ed. Keith Trib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 44.
- (二) 來稿請附三百字以內中英文提要、中英文關鍵詞及作者中英文姓名、職稱、服務機構等。
- (三) 本刊因稿擠，除特約稿外，一般投稿，總要等候一、兩卷始排上檔期，敬請原諒；並請接獲本刊評審通過函者，勿將稿件他投或另行刊載。
- (四) 本刊僅載「首刊稿」，已發表之論文，請勿投寄本刊。



*Supplements to the Ssu-k'u ch'üan-shu: Looking at the Past with an Eye on the Future**

Wu, Che-fu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BSTRACT**

As many scholars know, the scope of the *Ssu-k'u ch'üan-shu* is enormous, making it an extremely convenient reference source. However, limitations at the time it was compiled resulted in many lacunae and errors. The original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s well as it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is a complete edition. By conducting a restoration of the primary nature of the *Ssu-k'u ch'üan-shu*, its value as a historical source can be further raised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As a result, supplements are an on-going process. Since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texts found in the *Ssu-k'u ch'üan-shu* exist and are found scattered in across libraries, this work is often very tedious, time-consuming, and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at one tim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esent scholar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supplements here. The article not only offers an objective retrospective on the work of previous Ch'ing editors and compilers in the Ssu-k'u (Four Treasuries) Library at the palace, but also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cesses and difficulties involved. Finally, it is hoped that following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will continue improve this important compilation.

Key Words

supplement 補正

Ssu-k'u ch'üan-shu 《四庫全書》

Ssu-k'u Library 四庫館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一 to 一八.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by Donald E. Brix.